

蚕豆

○马利云

湖州又到了吃蚕豆的季节。

新鲜蚕豆,豆荚上绒毛还没褪去,带有一股独特的清香,气味的辨识度很高。两边一拧,“嘎”一声,豆荚裂开,蚕豆静静地卧在里面,脑门大大的,模样憨憨的。

谷雨之前,蚕豆最嫩。江南人有所谓“地三鲜”,即蚕豆、苋菜、蒜苔三种。此时的苋菜、蒜苔虽也鲜嫩,但“地三鲜”中,打头阵的还是蚕豆。我原本不爱吃蒜苔,但是搭配蚕豆,居然吃完。我们这边也有蚕豆炒小笋,小笋细细地切丝或切片,小笋鲜嫩,蚕豆起沙,非常入味。《随园食单》推荐用“新蚕豆之嫩者,以腌芥菜炒之,甚妙。”腌芥菜,微酸,偏咸,这两种味道渗入鲜嫩的豆子,确实妙极。

汪曾祺说“北京人是不懂吃新鲜蚕豆”,原本各地风物不同,食俗各异。蚕豆从嫩到老,江南地区的人们是变着花样吃。也许江南人习惯于合着四季风物的步子,慢慢走完一年的光阴,透出温婉,舒缓与从容。

最简单的吃法,乃水煮。蚕豆加点食盐煮熟后,嘴里能嚼出田野的清新。看蚕豆嫩不嫩,就看顶部月牙形的蒂,蒂脱落露出的种脐是淡绿色的,说明蚕豆很嫩,可以带皮吃。

葱油蚕豆,香而软。将葱切葱花,锅中放油,放葱白爆香,倒入蚕豆轻撩。一次性加入适量水(与豆等量),盐、少量糖焖煮,中火约五分钟左右,开盖炒匀,感觉蚕豆已软,收汁调味,撒入葱花,装盘。色味俱佳。

臭卤炖和尚豆,奇妙无比。蚕豆头顶牙变硬,剥开时,如眉一般变黑就说明蚕豆老了。此时把蚕豆顶部豆衣剥去,露出光秃秃豆瓣,我们乡间称之为“和尚豆”。乡间苦寒中度过的人对臭卤炖和尚豆还夹着点苦涩思甜的味儿。那时乡间物资极为贫乏,饭桌上如果有螺蛳,可以算作荤菜。另外常见菜肴便是水炖蛋,缸豆、茄子等。乡下人无菜不臭,臭卤简直是百搭,臭豆腐、臭毛豆、臭蚕豆、臭干张、臭苋菜、臭南瓜纷纷登场。凡是没有菜蔬的日子,主妇们首先想到的是臭卤炖菜。臭卤炖和尚豆,便是江南乡间初夏时

节常见菜肴。和尚豆如果太老,可以在臭卤里浸泡一夜再炖,酥软有沙。加上红红辣椒,有时还加上苋菜梗一起炖煮,很下饭。

蚕豆汤,挺风雅的吃法。新蚕豆做腌齋(腌咸菜)蚕豆汤是一道美食。先将蚕豆煮熟,放入雪里蕻腌齋,起锅前打两个蛋花,清香四溢,味道特别,十分下饭。用嫩蚕豆做蚕豆肉丸汤,汤色清亮,蚕豆软烂青翠,肉丸中融入豆的清香,色香味俱佳。

油炸蚕豆,蓬松饱满,口感酥脆。乡下人将剥出来的蚕豆瓣,放入油锅里炸。当水分炸干,豆瓣脆中带黄,就可以捞起备用。炸过的蚕豆晾凉后,可以做成五香兰花豆;或撒上椒盐,做椒盐兰花豆。五香兰花豆、椒盐兰花豆等,都是佐酒妙品。

茴香豆是江南民间闲食。香,咸,有嚼劲,说起茴香豆,眼前不由浮现出孔乙己。孔乙己分茴香豆给孩子们,一人一颗;又伸开五指将碟子罩住,自诩一声“多乎哉?不多也”。善良、寂寞又酸腐。茴香豆用老蚕豆作为原料,加入香料,如茴香、桂皮等文火慢煮而成。我怎么喜欢茴香豆,牙口不好,茴香豆的豆衣很硬,也不太方便除去。但依然清晰记得,大学期间和同学们第一次去绍兴,在咸亨酒店吃过的茴香豆的情形,同学们模拟长衫客的豪横,留在了时光深处。

世间的食物总是温柔、多情,就看你愿不愿意将时间花在它的身上。只要你愿意付出、愿意折腾,它总会回报你一份意外的食趣。蚕豆除了清煮、油炸、炒制之外,蚕豆瓣还可以葱爆,可以炒虾仁、炒蛤肉、炒蛋、炒韭菜,可以做蚕豆羹、蚕豆腐羹。蚕豆晒干后即老蚕豆。老蚕豆仍可做菜。老蚕豆浸水生芽,江南人谓之“发芽蚕豆”。发芽蚕豆烧咸菜,又是一道颇具地方风味的菜。蚕豆终结的吃法是做成“酱”。我小时候看到外婆作豆瓣酱,用的原料是蚕豆。豆瓣酱味辣略甜色浓,制作过程漫长,需要发酵,满屋子“酱”味。我们这边因此产生一个新词叫“做酱”,意蕴复杂,贬义词,大体是“事情无法收拾”“搞不好了”;还有“凉酱”一词,是说“玩完了”“搁置了”,也有此义。

夜色

○紫箫

夜色如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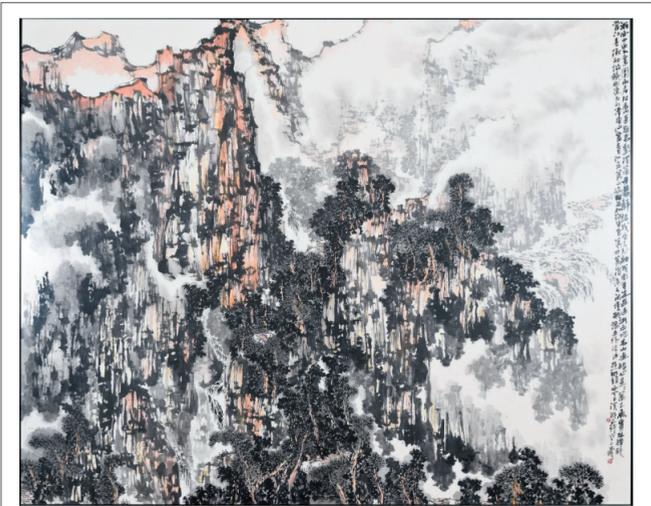
低下头,便低下了所有的温柔。初夏的天,静静地浸泡在沁凉的心绪中。有多少话,如饱满的谷穗都缓缓低下了头,唯有灵魂,在如酒的夜色中追逐一种倾心。

今夕何夕?夜色是时空交错中最美的颜色,它常常以风的形式扑面而来,于是,我就放松自己,让它把我吹成随心所欲的样子。那时,一种无我的境界就恍若来临了。

夜色有时又以一种期待静静地飞扬,这时,一个人宁静地守着黑暗,月光穿过眼睛,轻扫出许多浮躁时不得不附身的渺小欲望。心灵由此而入禅。

夜,一点一滴地走。我走在夜色中,感觉这时的我更符合性别,更完美,宁愿相信自己来时的路就是从夕阳下开始,左手拂过绯红的晚霞,右手点亮黎明前的星辰。我宁愿相信,我一定是深海中从未谋面也不曾为人所知的一位海神嘴里吐出的气泡……我轻盈地旋转在潮湿的空气中,翻飞着寻找我的方向,天地之间,竟任我如此畅游!感谢天地,让我如此简单,给我微笑与自由,微笑的枝叶后面还隐藏着深深浅浅的诗意。

夜属于女人。我钟情于夜。唯有夜,才能纯美地点亮我的心灵。心灵不只是潜伏在肉体中怦然而动



茗溪

浙西山水入画图(国画)

王新新

幸福的《小村纪事》

○杨苏奋

赵长根老师今年近八十了,但,笔耕不辍,又出新书了,真为他高兴。

《小村纪事》是他已正式出版的第七本书了。在我脑海中翻来覆去,深感《小村纪事》是一部围绕“幸福”的书。赵老师在(代序)里写道:谁知道,退休后可以进入一个崭新的从来没有过的生活阶段,尽享自由幸福,尽情兴趣爱好,钟情大自然山水,过一个如天空的鸟,如大海鱼一样自由自在的晚年生活。在这段话里,我就看到了赵老师对自身感悟的幸福。

在《小村纪事》的第一篇(牵挂)里,有这么一段话:她拉着我的手,紧紧地不再松开……我把从海南带来的礼品给她,她说,还带东西来做啥,看到你高兴了!我看到了他们母子相见的幸福。

书中的,《新时期的“农民画”——长篇小说<村韵>创作前后》的最后那段:我一个农民写农民自己的事,得到了许多农民的共鸣。当时,收到了不少农民兄弟来信来电,赞同我说出了他们的心里话,这是使我感到最高兴的。这让我看到了他自然而然地,流露出人生过程中的一大特殊的幸福。

他笔下新俗语:唔苏不成村,今天日子红如火,汲水不用车,耕田不用牛,点灯不用油,唱戏不见人。我仿佛听到他哼着一曲江南小调式歌谣,进入我的耳朵是幸福。

书中的《走亲上欠埠》一文的结尾,是这样写的:中午,表第一家带我们到东明山游览,还到农家乐吃农家特色菜。表弟和我聊起了农村变化,聊起了今天的好日子,俩人都感叹不已:如果没有改革开放,哪有今天?……”好幽默的幸福。也这样,深深地流进了我的心里 此文还获得了《湖州市“回望四十年 放歌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文学征文》散文一等奖。此时此刻,也许赵老师心里又一次升腾起满满的幸福。

文如其人,赵老师是个心地善良的人,知道满足的人,懂得感恩的人。之所以能写出满是幸福的文字。

散文集《小村纪事》,有着赵老师童年生活的美好记忆,有着浓浓的泥土清香。有着人性善良的美好。深感围绕幸福的《小村纪事》,更是一部歌颂祖国大好河山的赞美诗。

想象中,走在夜的怀抱中,坦然面对一切,四周朦胧,只有真实的自己。

心灵有多少道门?每道门里又有多少间屋?而夜将颜色浓缩,不停地装扮我心灵的世界,恍如阆苑仙葩,璀璨之至!

夜,走在时空间,亘古循环。

夜,流连在心灵里,春夏秋冬。

夜,与我融为一色,让我成为最底层最底层的紫。当云蒸霞蔚的时候,我离玫瑰之色最近。我相信——只有美丽的心灵才能开出最阳光的花朵!就如夜,是我企盼的黎明!

我从夜色中来,留恋着夜色。夜色也留恋着我的一颦一笑,它让我走得慢些,再慢些。

活出您希望的样子

○芦笛

参加追悼会后,我就赶回了家,按照伯父的夙愿,他将归葬家乡,我们要为他在家乡开个追悼会,迎接他魂归故里。家乡因他的事业成就而荣耀,乡亲们因他的热心帮助而怀念,家人们因他的深情大义而感恩。

湘宁弟把伯父的所有遗稿都交给了我,我却久久不能整理,每一次翻开,我都会沉浸在痛苦思念中,难以继。在伯父去世一周年的日子,我只能流着泪写下一首诗祭奠他:

哀歌

——伯父周志平先生周年祭

您是我命中掌灯的人
领我一程又一程
山路通天无尽头
黑夜有您胆气生

您是我命中掌灯的人
教我一程又一程
风雨之中路难行
冬天有您不觉冷

您是我命中掌灯的人
陪我一程又一程
转身之间人不见
千呼万唤无回声

您是我命中掌灯的人
看我一程又一程
捡起时光细细擦
学您做个掌灯人
四年多来,等到内心的伤口结疤,我觉得可以实现心中的承诺

了。在湘宁弟、湘群弟的支持下,我把伯父的手稿、照片、书信、档案,一一收集、筛选、整理,仿佛再一次与伯父同行、相谈。心无旁骛、沉浸其中的日子里,我一次次被启发、一次次被感动、一次次被激励。

据家谱记载,伯父谱名祥缙,字敦金,是周敦颐的二十九世孙,生于1936年农历十一月二十二,比我父亲小四个月。按家乡习俗,我应叫他叔叔,但一直以来,我家三兄妹都叫他伯伯。是什么原因?已无从确认。我猜想,应该是源自我妈妈的教导,妈妈是湖州人,湖州人把叔叔都叫作伯伯。妈妈教我们这样叫,我父亲可能也就不去干预了。另外,其中应该也有一层尊称的含义。

在我的印象中,伯父一直就是令我尊敬又很亲切的形象,在贫穷、疾病、歧视笼罩下的我的少年时代,他总是像一束阳光,穿破黑暗,照进我家。照在我的身上,使我感到自豪、温暖和力量。时至今日,我仍记得那一次次被阳光照亮的身影:他寄给我家的汇款单、药物;他穿着一身海軍军官制服,高声呼喊着走进家门;他送给我的铁质玩具手枪,并教我如何使用;他出差为采购单位珍贵的高考自学丛书,自费留下一套,特意绕回家送给我,千叮万交待后匆匆登车离去……

有人说,对于男人,迟早有一天会感到基因的召唤。从1979年我父亲去世后,十四岁的我开始与伯父通信,在此后近四十年的岁月里,如果说父亲是我人生的原动力,那么,伯父成为

了我人生的导师。对我而言,他是一位亦师亦友的老辈,指导、引领、帮助着我人生中的每个阶段,在我求学的路上有他,在我工作的路上有他,在我创业梦想的路上有他。

现在,伯父以文稿的方式,又坐在我的面前。我看着文稿,在电脑上打出一个个字、一次次校对、一遍遍编排,时而恍若我行走在他的思想和情感中,时而恍若他行走在我的思想和情感中。

这些年来,我读过很多书、经历过很多事、交往过很多人,对于美好人格的诸多形容,如光明磊落、正直善良、敢做敢当、豁达开朗、平易近人、助人为乐、情深义重、艰苦朴素等等,总觉得只是抽象的标签,或是溢美之词。如果集于一身,在现实中难得一见。而在伯父身上,这些品格时时闪现,令我感慨,而视作榜样。

黄庭坚对周敦颐的评价是:“人品甚高,胸怀洒落,如光风霁月。廉于取名而锐于求志,薄于微福而厚于得民,非于奉身而燕及衽席,陋于希世而尚友千古。”这是怎样的一個人呢?在整理文稿的过程中,我感觉到,令我感动,令我敬佩,令我崇拜的一个人!

“不要等待,很多事,在等待中走向永远的遗憾了。”此时,我遗憾于没有当面告诉伯父:我原以为自己不幸,却庆幸有您;我原以为自己寡助,却感恩有您。一路走来,我害怕让您失望,一路努力,我想活出您希望的样子。

回乡偶书

○余夫

一

凌晨,老屋的木板床上,我是被东、南、北窗传来的鸟叫,滴滴、啾啾、喳喳、咕咕……从混沌中拉醒的。

由是,渐渐明晰中,我想,无论此生遭际了多少红尘喧嚣,也无论对这些年城乡豹变的粗粝多么愤懑,值此天籁鸟鸣,天光云开,恰似冰雪消融,源头活水来,我被灌顶、澡雪,瞬间原谅了世间所有的失序、不堪。

更喜,一阵公鸡司晨之声,从后村遥遥传来。它们似枚枚箭镞,飞越荷塘,穿行密林、杂树,翻过屋墙、篱笆,抵达我清静耳膜。城中小区里,夜间偶听到蛙鸣,我总是将信将疑,此下醒来,这真切的呼叫若鸿蒙漏洒星光,墜入掌中;黎明的光与暖,渐次来到一个曾经乡居者的心里。

二

早餐母亲准备了煎饺,又熬了稀粥。还备了一小碟咸嫩炒笋作佐菜。

矮小方桌,一边倚靠了南墙角,另三面,父亲、母亲、我,各一把竹椅就坐,我们就这样小聚。父亲大嗓门,说着姊妹们最新的情况,村里村外的新闻,然后是一番感慨,教书匠话语连绵,旧腔之痕仍在。有关身体,他犹豫着,让我问下医生朋友,仍不太利索的左腿是否还需再打一针封闭;我询问母亲的腰痛,是否加剧了,与以前有何不同?……边说,边吃,不紧也不慢。

想起那个午后,梵高的《吃马铃薯的人》。贫寒一家,聚在一盏罩灯下,品食着简单的晚餐。劳累了一天,画面中他们憔悴而疲惫,眼神隐匿于黑暗中。低矮的屋顶,密闭的空间,拥挤不堪,我看到了压抑,沉重,困窘与悲辛。但跳出来看,这种纯然质朴中,也潜流着一种家人团聚的亲情,那守望相助的无言温馨。我曾藉此表述过我们年少时代的生活,此下再度浮现,惟长子的我单独跟父母一起吃早餐,很是特别,也甚觉幸运,米粥品出了幸福的味道。清明时节,慎终追远,因疫情所羁我没得回来;再过段时间,端午了,想姐妹们会再来团聚。

多年少出去,读书、工作在外已多少年了?我没能这样独享与父母一起的早餐。小方桌上,平静地谈论着苦、痛,乃至生与死这样的大义,也无意间坦然出,从容中的无奈、无奈中的某些宿命。

“向前看”,不屈、无惧!我顺应父母之愿,领受着那无厌教诲。

——此下,我把这与父母一起的晨炊,视为上天的眷顾,一份不啻三餐的深味,和大多。

三

院子东,东南角,一早就听得那葱茏茂密的树林间,每隔一会儿,快者数秒,长者分把钟,传来拨浪鼓似的响声,笃笃笃笃,笃笃笃笃,一串串,一梭梭,一嘟噜一嘟噜的,很是新颖奇妙。

父亲说,这是啄木鸟在啄木。生活乡村10多年里,我可没见过啄木鸟呵。我要看看。

偷偷窥摸至院子东南一角,我伸长了脖子,试着看那正忙碌的家伙。那几棵高耸的树,是堂兄家的。榉树?榆树?藤萝缠绕,枝叶繁茂分不清。定是里面长了蛀虫,这家伙一早就匍匐其中,但许是藏得太过隐蔽,啄或我的眼镜片清晰度不够,反正转来转去好一阵,仍不见其首也不见其尾,只有那笃笃声仍像连贯的子弹,从蒺藜里射出来,抛洒在五月的空中。

我有点失望。

我当然也更高兴,为生态的一寸恢复。

只是,仍有些无厘头的烦恼盘踞,特别是前面,在村口我与村人一通闲话之后。其实这“甜蜜的烦恼”、“温柔的戕害”已存在数年了,三年前我在抽屉文字里表述过。

农村禁止打鸟,动物保护上弦,确使环境改良了不少。强脚树莺、白头鹎、珠颈斑鸠、布谷子、戴胜鸟、小杜鹃、四声杜鹃……一年年多了起来。许多小动物,也都村前村后、塘里塘外、树上树下,飞窜而出了。但生物链还没有闭环相接好,由此一些物种如白鼯、松鼠,过多繁衍已造成了失衡。就拿后者来说,骚扰我们村的松鼠团伙,一直以来的生活在西苕溪之南的和平山区、丘陵地带。这些年它们为觅食借助便利的镇村公路、港口大桥,抛洒在五月的空中。

我有点失望。

我当然也更高兴,为生态的一寸恢复。

只是,仍有些无厘头的烦恼盘踞,特别是前面,在村口我与村人一通闲话之后。其实这“甜蜜的烦恼”、“温柔的戕害”已存在数年了,三年前我在抽屉文字里表述过。

农村禁止打鸟,动物保护上弦,确使环境改良了不少。强脚树莺、白头鹎、珠颈斑鸠、布谷子、戴胜鸟、小杜鹃、四声杜鹃……一年年多了起来。许多小动物,也都村前村后、塘里塘外、树上树下,飞窜而出了。但生物链还没有闭环相接好,由此一些物种如白鼯、松鼠,过多繁衍已造成了失衡。就拿后者来说,骚扰我们村的松鼠团伙,一直以来的生活在西苕溪之南的和平山区、丘陵地带。这些年它们为觅食借助便利的镇村公路、港口大桥,抛洒在五月的空中。

我有点失望。

我当然也更高兴,为生态的一寸恢复。

只是,仍有些无厘头的烦恼盘踞,特别是前面,在村口我与村人一通闲话之后。其实这“甜蜜的烦恼”、“温柔的戕害”已存在数年了,三年前我在抽屉文字里表述过。

农村禁止打鸟,动物保护上弦,确使环境改良了不少。强脚树莺、白头鹎、珠颈斑鸠、布谷子、戴胜鸟、小杜鹃、四声杜鹃……一年年多了起来。许多小动物,也都村前村后、塘里塘外、树上树下,飞窜而出了。但生物链还没有闭环相接好,由此一些物种如白鼯、松鼠,过多繁衍已造成了失衡。就拿后者来说,骚扰我们村的松鼠团伙,一直以来的生活在西苕溪之南的和平山区、丘陵地带。这些年它们为觅食借助便利的镇村公路、港口大桥,抛洒在五月的空中。

措,久之,一重生态之虞在凸显。

四

我跟着母亲去采摘蚕豆;菜地上,我听到母亲无意间说的几个词,倏然被震撼到。

村口公路往东长五十米,原先其南一片是我家承包田。前几年,村里大面积“统筹”调整,租给了县西部一外来者种大苗。今日这些红梅或樟树大苗高过了头顶,村子由是告别了水稻、麦子、油菜。

承包田前的一溜自留地,一直仍归属我家。先种茶,后改成种菜,岁去秋天我在此挖过两垄番薯。眼下,初夏时分,蚕豆正上粉,几乎是最后几茬青豆可餐,母亲要为我备一份捎带。

早饭后拎起那硕大的竹篮,我硬要与母亲一道去采摘。拗不过,母亲走在前面,左手拿了只红色大马夹袋,右手一根父亲新斫的小木棍——为我返程扛菜搭肩而用,此下为了赶露水。

长溜的蚕豆地上,蚕豆杆叶葱茏簇拥。暮春三月,江南草长,它们已到齐腰深。霞光,从东畈头那边照来,没有柔和、温婉,只有直接、勃发,镜片里,那些蚕豆杆上探头、企盼、张望的蝴蝶叶,你能看见溜溜的露水挂在下面闪闪烁烁,像极了女子耳际垂下的串串宝石。

这几年,母亲因腰椎间盘骨质疏松、骨刺,身体佝偻愈加明显;右侧有时疼得厉害,整宿都难安眠。我央她到城里看了几次,医生说年纪大了,要么开刀,要么吃点药“保守治疗”。每回厨房忙忙碌碌这个菜那个汤,把我的回来当客人,心里就不忍;而返前她和父亲总张罗着捎带,粽子、青菜干、苜蓿笋干、咸笋,还有表妹送来的青团或柿子或鹅蛋,她腰一哈一哈,身形在眼里恍动,我愈加难过。直到我努力出开开心样子,理所当然地拎起、掂量,说着下次回来的日期,母亲才一手撑腰,强直身躯,脸上露出舒展。后面的父亲漾着笑,张嘴不言语,一瞥中我看到他们牙右侧的空洞,已没剩一颗为其挡风。

此下,母亲先用木棍,轻轻沿行间,赶了遍蚕豆蝴蝶叶上的露水。“地里蚕豆已不多了,摘得很快。你下来干嘛呀?”进得地里,她还是不让我下去,“露水linlang的,会弄湿衣裤的”。我留在路沿,拎着大篮子干等,回味着母亲刚才所用的解释原因的四字“露水linlang”。

她说了几遍,露水后面两字,我用linlang拼音标出,是我没听太清,也或者是听明白了河南方言大意,但首对应的两个汉字或一个词,我一时难写出。母亲几乎没进过学堂,汉字看得很少,只能写出自己的姓名。看电视只关注每日天气预报,偶尔越剧、黄梅戏。

根据母亲的发音,我将linlang对应成“琳琅”,或者是dindang,对应成“叮当”,再或是lingdang,对应成“铃铛”。那么,无论是意象、形象,还是动态、美感,母亲随口说的四个字,“露水琳琅”或“露水叮当”或“露水铃铛”,都让我惊诧异常,我被这四字的瑰丽奇幻电子击、立马落败。语言的边界塑造着思想的边界,我多少受过N年文艺理论教育、略谙文字雅驯,仍思不得解,傻傻地呆立在路边。

确切说,是在高铁于十米远的田地墩柱上架起、时有动车呼啸而过的方位,我家的自留地边。母亲对此毫不知情,唤我接着已满捧的毛巾袋,将大竹篮递给她。她奇怪儿子常有的那幅书霉头样子。复又哈着腰,埋首密密匝匝蚕豆杆丛,那些绿色,像不受宠的浓情,簇拥、紧裹着她。

抬头,田野仍是一片青绿,展铺如涌潮,高铁上之而上的天空,一片瓦蓝。

五

初夏的村庄,阳光明媚,草木清华。潮润的田野,白云逶迤,燕翼自在,它们都在等着更热烈的日子,生长丰沛的喜悦。恍惚中,风越过了插秧季,我分明提前听到了小杜鹃、鹰鹃与董鸡的鸣叫,像是对冲,又像是呼应,高昂而激越地诠释着江南的农耕,悠扬顿挫,此伏彼起。

走出庭院,像每次返程前那样,我仍在葡萄架下驻足片刻,巡看周边的田野、水沟、蒲塘,鸟雀欢快飞过;回首,顾望,那院中的小菜园,洋葱开出的球头白花,茼蒿那容易错视雏鸡的黄花,弟家新种月季的硕大红花……岁月深处的微茫,微茫中绽放的絮语,悄然鬼子进村。不但将树上鸟蛋鸟巢食毁殆尽,桃李批把果子悉数咬坏,还溜入农舍,吮吃鸡蛋鸭蛋。如是生物畸变、超量繁殖,未有天敌克星,让村民干瞪眼而手足无